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宋

高宗皇帝

壬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

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

一名茶山在建寧府建安縣東

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繼

施達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

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脇從者休遣獨取附賊者

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建開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從白頭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分降盜寇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

字彥武萊州掖縣人

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

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奏旨不許調遣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潛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及

官軍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

帝初御講殿自播遷以來經延久輟至是復之

桑仲以事盜就撫授官後尚屢為寇掠其合兵收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惻呂頤浩遠從而假以節制殊為輕率霍朋疑其謀逆誘而殺之旋亦被害無以証仲與明之孰為曲直舊史於仲有過手之詞果何所據而云然耶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霍興解潛王彥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孔彥舟王亨等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謀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

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及死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字公異陽人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汝文雖為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奸細未幾即罷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

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

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

城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

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豫分置河南汴京洺沙官口京塚墓數掘

奇民不聊生

閏月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帝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

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即古萌嶺五嶺之第四嶺也注詳前置

砦至北藏嶺與下蓬頭嶺俱桂嶺之支連控隘道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唐

今隸廣東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

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

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樞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邦彥與政碌碌無所建明當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未踰年卒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璩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仲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

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

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龔真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堯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

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遺羅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讎塞心天其或者架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甯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書服庶幾上慰

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
歎周王事見前雙寅亮字陽明永嘉人
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

張婕妤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彦之伯玖命才人鞠之亦太祖後也尋賜名瑗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時吳玠戍河池前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玠彥皆願得子羽守

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爲經略使知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旣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

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咬招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

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帝初卽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

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畧言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

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

當賞罰當而後說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如此顯人主志

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密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于

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行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耽文

不宜輒爲
稱許夫或
身佐曹魏
纂謀後雖
以言見忤
而死豈能
謂其從逆
之罪檜材
縱使相方
亦何足取
乃安國力
譽其賢從
受黨魁之
目此不得
謂爲虛聲
所誤也迂
儒評臨人
材每多偏
執阿好又
不事爲小
人所愚遂
致失足難
拔楊時之
於蔡京亦
猶是也

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
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
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
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
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
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字德卿福州人書行安國言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
之變能調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允
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
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
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
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字元壽衢州常山人左司諫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
與張璪字子公饒州德興人考宋有兩張璪一字景元神宗時給事中一卽此程瑀字伯富饒州浮梁人胡世將字承公馬陵人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林待聘樓炤等
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汀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

字剛中揚州人

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

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

為相數月。必聲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

國。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等。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

榜朝堂。示不復用。

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南北人歸。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蔡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

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干于蕪陽。

今蕪州是本蕪。春晉改名後。雖復舊並。韓世忠之稱。猶舊者之兼稱蕪陽也。

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討劉

忠。駐兵岳州之長樂渡。

在岳州府武平縣西。

大敗之。忠走淮西。尋以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

棋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矢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

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三千于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盡。傳呼如

雷。賊回顧驚潰。世忠磨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宋史世忠傳作斬忠首。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又解元傳。元周覽賊將。得其形勢。歸告世忠。世忠遣元以兵

賊賊衆莫支。遂平。與世忠傳互異。今

解元字善真。保安軍人。

從世忠傳。

解元字善真。保安軍人。

其誤國面

利國之國
深中高宗
隱微遂不
肯終於擯
樂則一時
之榜罪朝
堂第爲衆
議所迫而
非其本懷

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陵噴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后。復我疆土。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復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遣官給享于温州。

十一月王彥復秦州。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擗。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

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在秦州清水縣西。北亦曰白石堡。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潭州湖湘羣盜先後就降。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

制馭西北。當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

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擢崇福宮。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議令漕臣計月椿辦大軍錢物。謂之月椿錢。其錢許取

數不足。取上供錢。又不足。取諸司封椿錢。又并添酒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淨制錢。諸窠名。皆許移用。惟茶鹽錢不得用。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

之弊。又所椿不給十之一二。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于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

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癸丑三年十一月春正月。李橫舉兵侵金。復潁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在興安州。石良縣百。金人入興元。子羽玠區襄破之。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

氣豈能遠復旋即加

之賊其
何以堪
況彼時
僅餘
東南半
壁倘使
其更
安望能
復於地
以保
遺黎願
不
賊謀固
無
可
他
宗
明
知
復
陷
之
何
耶

漂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西南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

騎出熙河。以綴關師。時師古新復熙寧諸州薩里干自商於直擣上津。隋縣故城在今郿陽府郿陽縣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

而敗。退保石泉。薩里干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

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金將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

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

者山積。金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在饒風關北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闚饒風。諸軍不支。遂潰。金入洋州。玠

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注見前玠難之。遂退保西縣。見前子羽亦焚興元。退保三泉。薩里干

遂入興元。至金牛鎮。本唐金牛縣。後廢為鎮。在今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

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楊政字制。夫原州臨潼縣人。子羽邀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

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在沔縣西南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木。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

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金人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

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武休關名在鳳縣東南。薩里干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

還。曰。歸語爾帥。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

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

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
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未幾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潁昌復失。橫軍本羣盜。無紀律。勝則爭取

子女玉帛。故至于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成欲降統制謝舉人。開封舉指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自剖

其心以死。

五月以韓胄

字似夫

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胄

胄及胡松年

字茂老海州懷仁人

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

能屈。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

宋軍名今福建邵武府是餘注俱見

前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

固石山洞也在零都縣北零都漢縣今屬贛州府

賊彭友悉衆至零都迎戰。躍馬馳突。飛

揮兵卽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

山。賊衆亂棄山而走。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

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八月翟瑄棄車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瑄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樗有罪金人殺之樗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樗等被誅

九月呂頤浩免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

敢撓其鋒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宗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

不能立國願審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

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

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字如晦侯官人殿中侍御史常同字子政臨邛人論頤浩過惡遂罷為

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浙宣撫使王玘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時諸將擁重兵而無

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

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玘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

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據之。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及鄂州李簡俱遁。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破和尚原。于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

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今四川達州。本西魏通州。宋改達州。通州郡此云通州。蓋通川之誤。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泯岷至

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借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

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

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可。

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言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

旨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背言與朱勝非不合。事罷。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三月吳玠吳玠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先是玠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

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玠別營壘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干劉慶帥步騎

十萬。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注見前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賞其奮。玠自武勝路

入援先以善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關達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干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卽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璘乃劉豫腹心本謂璘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輕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鼎旣輔政與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議不合俯尋罷朱勝非薦胡松年代之

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浚

張浚至臨安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及是浚至臨安中丞

辛炳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

張浚富平之敗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追也至

唐置今廣西

劉子羽以參軍枝柱其間既諫後於未戰之前及後之皆以子羽之旨而止饒風之役亦不為無功朝議因其與浚同逐勝失黜陟之平豈其前後參畫朝廷未之聞乎

林州博白縣是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關師古兵敗降于劉豫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衄至是慕洧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

遂以洮岷二州降豫續綱目作降金考師古後為劉豫將入寇是降豫非降金也今依宋史改輯

以范冲字元長祖禹子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先是降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

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

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

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一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論論誣罪追貶章惇蔡卞等官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

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大

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

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

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

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賊馬應槍而斃餘騎

鼎此疏論

張浚川陝

情事頗得

其平至大

將得專對

政最為弊

便宜蓋謂

施於號令

賞罰藉以

勸懲戎行

若進官貶

秩不復自

由不復自

承廟堂則

動涉之不

已勢且擅

譽生發自

譽強藩悍

鎮未有不

因此跋扈

者是欲怨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粟。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阜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郡地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

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

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砥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詢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當國者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醢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獨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費。老弱所費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

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淮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又命

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在常德府武陵縣北。源出梁山。下流至龍陽縣入沅。謂之鼎口。朝陵地圖昔有神鼎出其間故名。詔岳飛移兵討之。先是詔都統制

侵權之患
大縣所言
何亦得其
聚要也

王璣會兵討楊太。至是璣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子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武

陵縣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于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璣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若飛之年少者

九月宋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

御史魏玘。字邦彥和州歷陽人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

劉豫使乞師于金。遣其子麟入寇。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土馬困

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

金。金主乃命鄂爾多達齊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各將兵

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今揚州府高郵州宋爲軍建炎中改承州尋復舊

以趙鼎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參知政事。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

辭。帝曰。卿豈可遽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

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字子才南昌人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

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

趙鼎力贊
高宗親征
一洗累年
委靡之習
南渡以後
差爲快舉
然車駕未
行即有濟
否非鼎所